遍志堂經解

D仁12
1411
217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二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君奭第十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唐陸氏曰保太保師太師蘇氏曰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召以師保爲左右相○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非獨召公也今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爲不說也然召公之不說爲周公謀也人臣之常道也周公之不歸爲周謀也宗臣之深憂也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退老於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此書言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召公欲去也蔡氏曰此篇之義獨蘇氏爲近之然詳其言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

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君奭

君奭

漢孔氏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故以名篇新安王氏曰有國故曰君蔡氏曰君奭亦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

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陳氏曰此首以天命王業之難保諭留之○若曰說見盤庚○漢孔氏曰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廢興之跡亦若所知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弗弔說見大誥蔡氏曰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於殷殷既失天命我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乎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漢孔氏曰嘆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漢孔氏曰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缺陳氏曰尤怨違背也朱子曰諸誥多有長句如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應氏曰惟人者一篇之綱領也○蘇氏曰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出於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祇上帝命不敢荒寧則天將永孚于休若其弗念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於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為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漢孔氏曰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蔡氏曰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過絕佚墜大業不能經久歷遠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

蔡氏曰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過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漢孔氏曰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踐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蘇氏曰沖子之不正吾亦豈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之德使不習於下流其爲正也大矣呂氏曰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求助於召公之意可見矣○漢孔氏曰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今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蔡氏曰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之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呂氏曰天固不可信信文武所以得天者則信天之實也言此以終迪前人光之意○林氏曰周公歷言天命之不可信恐成王之弗克負荷將欲輔成王德以延周家之命則吾二人不可一日去朝廷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呂氏曰此章敘商六臣之烈以勉之○漢孔氏曰已放桀受命爲天子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唐孔氏曰時則有若言當其時有如此之人也○漢孔氏曰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林氏曰太甲即位始以保衡尊伊尹故於成湯言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陟臣巫陳氏曰湯勝夏之初已有臣扈自湯至太戊一百三十年必二臣而二臣巫氏曰格于上帝者即乂王家之謂也乂王家者治人事也修人事所以應天心故周公言格于上帝又以乂王家實其說焉○漢孔氏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咸子○漢孔氏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王氏曰不言傅說而言甘盤者蓋始迪高宗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高宗命說固已大過人矣此甘盤之力也○漢孔氏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蘇氏曰陳久也言六臣爲政不久則不

能保乂有殷也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漢孔氏曰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蘇氏曰殷賢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於大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於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漢孔氏曰天惟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鄭氏曰純大也陳氏曰純篤至也實富也○漢孔氏曰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慮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王人說見說命下呂氏曰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撫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蕃屏之侯甸思意浹洽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隸光寵赫奕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于虢者恤之非不深可謂之明恤乎唐孔氏曰小臣且憂得人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人朝廷思之必矣○漢孔氏曰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小筐無不是而信之蔡氏曰稱舉也亦秉持之義呂氏曰人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上致天休下實民生中成君德又朝夕以道德涵浸薰陶以底於圀不是乎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召公不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陳氏曰此承上文言商之興亡以爲鑒戒○漢孔氏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前章序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壽也○漢孔氏曰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呂氏曰命之固不固惟係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召公勉留而爲周家永久之計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

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
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
勖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陳氏曰此又舉文武之事以留之○漢孔氏曰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蘇氏曰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也○漢孔氏曰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呂氏曰太和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爲天下主戾氣充塞和則德矣故文王修而復之蓋修己之和而推之諸夏也尚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漢孔氏曰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號閎號國叔宇文王弟閎氏天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御侮之任○漢孔氏曰言王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唐孔氏曰蔑謂精微也蔡氏曰蔑無也呂氏曰文王猶歉然未足復曰人才之少無能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見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漢孔氏曰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其故受有殷之王命陳氏曰書文詳略互相備於殷言純佑命王人罔不秉德故文王止言亦惟純佑秉德文王言時昭迪見冒聞故武王止言昭惟冒稱德○漢孔氏曰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林氏曰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言尚迪有祿○漢孔氏曰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張氏曰四人在文王時修和有夏在武王時大將天威爲將爲相無不可者○漢孔氏曰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呂氏曰四人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頌武王之德蓋言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號叔五人豈其逮事王季遂及武王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伊陟乃尹子臣豈必湯舊臣巫咸巫賢世爲大臣甘盤小乙舊臣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高宗世不及傳說文武世不及太公蓋謂吾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漢孔氏曰言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蔡氏曰浮水曰游呂氏曰下小子指成王○漢孔氏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斂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平呂氏曰周方盛隆鳴鳳在郊矣阿之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召公若收斂退藏不勖勉成王所不逮者德遠引不降心屈留則我不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陳氏曰此舉受命之難以留之與首章相應○漢孔氏曰以朝臣無能立功王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蔡氏曰茲指上文所言呂氏曰文武受命其休則無疆矣然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亦大艱難也思其休則當有以承之思其艱則當有以保之○漢孔氏曰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膠轕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紛結欲其解紓黽暗汙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情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我未可去也今乃謀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之規摹使君德開明未可舍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
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陳氏曰此又舉文武以感動之○漢孔氏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呂氏曰文武布宣其心悉傾倒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極○漢孔氏曰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盛德爲我周家大承無窮之憂陳氏曰偶配乘載猶負荷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布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勖儒子如耕之有耦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言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予不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
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
日罔不率俾

陳氏曰冊舉天命不常之故以留之○漢孔氏曰告汝以我之誠信○漢孔氏曰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蔡氏曰大否大亂也言天威而曰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在外此心少有不存則是不念天威矣豈必求之外乎○漢孔氏曰我不信惟若此誥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蘇氏曰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漢孔氏曰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蘇氏曰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然今天方保周家日昌以大我二人能受此福乎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我二人之德不能勝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漢孔氏曰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蘇氏曰周公言汝奭以滿溢爲憂乎則當求後民而顯明之他日讓此後人于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蘇氏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漢孔氏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解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蘇氏曰今日之休未爲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祗懼乃已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陳氏曰又舉大意在民之說以留之○漢孔氏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應氏曰子不允惟若茲誥子不惠若茲多誥皆謂多言非子心之所誠欲爲亦非子心之所善順云耳猶酒誥之予不惟若茲多誥多方之今我曷敢多誥我不惟多誥是也蔡氏曰閔憂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蔡氏曰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漢孔氏曰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哉召公以慎終林氏曰凡民之情一時之從化易終身之從化難善於其始未必保其終也爲大臣者維持於其後豈可忽哉此周公留召公欲爲圖終之計○漢孔氏曰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蔡氏曰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其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尚書篡傳卷第三十三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漢孔氏曰以罪放而卒父卒命子罪不相及呂氏曰叔未沒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叔既沒矣於是以其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於叔者施之於仲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漢孔氏曰冊書命之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氏曰此史敘作命之意○漢孔氏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呂氏職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於一體也○羣叔流言說見金縢○漢孔氏曰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霍叔罪輕故退爲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録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陳氏曰齒列也不齒不得與諸侯之列○漢孔氏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唐孔氏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謂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圻內者冢宰又云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謂立卿兩人是圻內諸侯立二卿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爲管卿士詳成王封周公于魯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誤耳○漢孔氏曰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唐孔氏曰周公因蔡叔至死不赦蔡叔之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之故係之叔卒之後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周公之封仲必在叔卒之後茶氏曰乃命諸王請命於王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夏氏曰此先勉蔡仲率文王以掩蔡叔之過○漢孔氏曰言小子明當受敕訓胡仲名王若曰說見盤庚○漢孔氏曰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嘆其賢C漢孔氏曰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陳氏曰蔡土在周之東封者累土以爲疆界之識○漢孔氏曰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惟忠惟孝宣氏曰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水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功成而鯀配夏郊幸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漢孔氏曰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迹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以垂法于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李氏曰邁迹自身迹謂一步之初循之以至於遠其始皆自乎吾身有以謹之吾身正則踐履之迹無往不正矣○漢孔氏曰言當循文王之常教以父違命爲世戒張氏曰率乃祖之彝訓即率德也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即改行

也蔡氏曰舜施緜興禹今命蔡仲而追尤其父無乃不可乎曰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而猶諱焉不敢盡言是愈疏矣周公之待蔡仲親親之道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庶幾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夏氏曰此下書一以戒蔡仲○漢孔氏曰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漢孔氏曰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愼其微蔡氏曰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爲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有可爲之惡○呂氏曰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肆者固當謹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仲遭父之變動心忍性雖克庸德豈無或過於拘者乎故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仲無以父之惡得

罪於天人而自沮也進德布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卜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亂其國又以善惡殊塗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博觀萬善隨其時義矣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絶其本根矣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漢孔氏曰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愼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薛氏曰爾其戒哉欲其懿懿之心克存則初終之際無忽也張氏曰不惟厥終則至困窮猶有時通窮則無復通也呂氏曰語以謹始而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漢孔氏曰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至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爲之績欲其無邊功生事也睦其四鄰呂氏曰此告以諸侯之職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摹可槩見矣○漢孔氏曰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端以變亂舊典文章呂氏曰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由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保邦者所當謹守不可作聰明以變亂之大抵舊章平實久則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漢孔氏曰詳審汝視聽非禮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蔡氏曰詳審也側言一偏之言也呂氏曰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可喜然忽略踈快動皆愆尤凡讒說該言何嘗不乘其匆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安徐審訂側媚之言無自而進

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漢孔氏曰嘆而勑之呂氏曰仲尚荒棄王命者地之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替故於終復戒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漢孔氏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呂氏曰大誥已敍淮夷之叛矣此序復言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已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言遂踐奄是亦再叛也孟子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踐滅之之謂也○漢孔氏曰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今亡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漢孔氏曰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敎化之唐孔氏曰左傳晏子云古之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謂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蔡氏曰史記作薄姑○漢孔氏曰言將徙奄新立之召於蒲姑告召公使此冊書告令之亡呂氏曰將遷而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才嘗敢專

非惟善處同列蓋股肱心膂自應一體也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周書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漢孔氏曰伐奄歸宗周說見召誥○漢孔氏曰誥以禍福○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多方○蘇氏曰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商民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商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商之難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在喜火中歸周知湯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既定人自喜火中出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碱砆之與美玉然平幷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民而不敢去也呂氏曰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為略多方既践奄而徧告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為詳

多方

唐孔氏曰多方亦誥也
蔡氏曰今大古文皆有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夏氏曰此史敘作多方之由○漢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叛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

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此章引夏商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漢孔氏曰周公以王命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猷說見大誥○漢孔氏曰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降命說見多士呂氏曰所主在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尹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

宜無不知也○漢孔氏曰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蔡氏曰言商
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而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
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
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漢孔氏曰惟天下之主成於夏以謹告之陳氏曰惟帝降
格于夏與多士惟帝降格同言上帝本降格于夏而夏自不能承之也○漢孔
氏曰有夏桀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
之道桀之惡乃汝所聞呂氏曰桀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乎方且大縱淫昏天
理曾無暫開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斯人者勸則孜孜勉勉之謂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以
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惟其介然之蹊旋即堙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於桀則終
日昏酣未嘗知警言天理幾乎息矣○漢孔氏曰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
施政教罹施也葉氏曰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秋官自鄉士至方士皆稱各麗
其法以議獄訟而後上之士師開者猶
言有所赦宥謂桀不能赦民之附法也

按以此章降罰勦割及下文敘湯刑罰觀之葉氏說麗字爲當但開字宜如
下文蘇氏訓明如苗民罔察于獄之麗也百爲大不克開亦謂凡事皆不明
察不特
此一事

○漢孔氏曰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呂氏曰甲始也原其亂因蓋始於內
亂未喜之變是也盡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漢孔

氏曰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治民蔡氏曰不能善
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漢孔氏曰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念憤
而違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勦割夏邑者謂殘賊臣鄭氏曰叨與饕同念也憤
與懟同忿也李氏曰春秋傳謂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
土芥是其禍也勦割夏邑則視民如傷之心無復有以民爲土芥而已○漢孔
氏曰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呂氏
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
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
天求之天降之也○漢孔氏曰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陳氏曰天
之佑湯必曰純佑命天之不罔夏必曰不罔純則純者極至之辭○漢孔氏曰
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李氏
曰民之於君以義合者也桀爲無道得罪於天使爾多方之義民不得久服事
夏不克永於多享豈非斯民本義桀以不義臨之而至此○漢孔氏曰惟桀之
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其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漢孔氏曰桀之
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姓端所爲言皆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
合志蘇氏曰開明也蔡氏曰凡百所爲無一能開開即上文開于民麗之開○漢
孔氏曰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漢孔氏曰湯慎其施
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麗說見上文張氏曰桀用刑而民怨
湯用刑而民勸蓋其用刑同而心異也○漢孔氏曰言自湯至于帝乙無不明
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明德慎罰說見康誥○漢孔氏曰帝乙已上要察

因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囚說見康誥呂氏曰赦而民勸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於赦刑之間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漢孔氏曰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戮之呂氏曰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商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可憫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夏氏曰此章申言夏殷之事我周之事而詳論之○漢孔氏曰嘆而告汝衆方唐孔氏曰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周公先自嘆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

呂氏曰入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慮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漢孔氏曰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漢孔氏曰非天用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蔡氏曰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妄圖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同義○漢孔氏曰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真主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呂氏曰集積集之集真主國之真治世之政積其所以亡所以興所謂集于真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所以興所謂集于真而集其亡故天降是喪亡於夏陳氏曰開代也大使足以有邦者代之○漢孔氏曰繩潔也其爲政不繩潔而臧惡不悉進而忿惰於善故天惟下是喪亡於殷○漢孔氏曰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呂氏曰聖者通明之稱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克念則通其機特在念不念間耳蔡氏曰或曰狂而克念果可以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勉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漢孔氏曰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呂氏曰

周公知天未絶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蓋我之未忍民之未厭即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明著故數其年而謂之五此聖人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末矣○漢孔氏曰天惟求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蔡氏曰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祓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漢孔氏曰惟我周王善奉於衆呂氏曰前論夏之亡必曰不克靈承于旅此論文武之興亦惟曰靈承于旅民承君者也君於民衆亦謂之承者民可近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撫循融融乎其善也○漢孔氏曰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呂氏曰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實能勝而用之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陳氏曰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主有以主之也○漢孔氏曰天以我用德之故惟汝衆方之諸侯呂氏曰式敎用休者如之何而敎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敎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敎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得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於一矣爾猶洶洶不靜欲何爲耶明指天命而言龍服四海敎雄之心者莫切於是○漢孔氏曰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降命說見多士○漢孔氏曰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呂氏曰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

擾而不安其位所以迫也忱信者平實而不顯乎其外所以裕也苟知其所謂忱裕者則於爾多方自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僥倖哉○漢孔氏曰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奉天之命而爲不安乎蔡氏曰爽爽輔之爽介賓介之介陳氏曰爾何不來輔我介助我入治我周王以奉天之命乎○漢孔氏曰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唐孔氏曰治田謂之畋呂氏曰爾前日之叛當豬其宅收其田今爾尚得居爾宅畋爾田爾何不思我周之大造惠順王室以熙天之命乎○蔡氏曰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漢孔氏曰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陳氏曰爾受我導迪屢矣乃猶不靜由爾心未知自愛而然呂氏曰使他人言其惡將不勝怒矣周公乃謂爾心未愛深加憫惻天地父母之心也○漢孔氏曰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陳氏曰自亂綱常圖欲人信以爲正此言四國從殷故以非道復自以爲義也○蔡氏曰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漢孔氏曰我惟汝如是故其移告之謂訓以文誥其戰要因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呂氏曰如大誥多士之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漢孔氏曰汝其有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殛之呂氏曰若猶不循省不用我降宥爾命則將大罰以誅之不可望如前日之恩貸之○漢孔氏曰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呂氏曰秉德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討伐遷徙爲不康寧故提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予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呂氏曰此章勸之以賞○漢孔氏曰王嘆而告汝衆方與殷多士監謂成周之監呂氏曰告殷多士眾矣而復及於所有四方多士者蓋欲天下知監商之本末也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如周公君陳之職是也諸侯之於民有君道焉故曰臣我監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舉其親於民也夏氏曰爾多士自周公東征之後奔走臣服於我所立之監今已五年矣蓋周公攝政首年東征東征二年而歸周公攝政凡七年自三年東方之亂既定今是成王即政之明年是五年也林氏曰不稱年而稱祀者告殷民故也○漢孔氏曰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林氏曰胥伯小大多正乃多士之表率故欲

大一万の六八七年二

其守法度○漢孔氏曰小大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呂氏曰此告胥伯多正以尚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忘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明爾始不負其職而可謂之克勤乃事矣○漢孔氏曰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陳氏曰凶德即不和不睦者呂氏曰舊染汙俗凶德爲多爾庶幾實綽厥心不忌疾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將潛消於觀感之際矣○漢孔氏曰汝能使我閎其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夏氏曰能閎視汝之邑而謀所介助於王室爾乃自是洛邑庶幾永久力畋爾田謂長保其祿也陳氏曰人臣土田各自有等農爲之畋其田而已長享其祿即所謂尚永力畋爾田○漢孔氏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牖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應氏曰夾介謀介則上之佑助乎下○漢孔氏曰非但受牖賜之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爲乎上大介賚爾則上之佑助乎下○漢孔氏列於大僚謂不特食邑於成周而已呂氏曰多士述商民怨周之辭如此周公既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爲勸何也爾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所可干以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起而勸之磨勵之具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闕闕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

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呂氏曰此章復董之以威○漢孔氏曰王嘆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呂氏曰下之奉上曰享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以信我之誥爾則惟不能享上王氏曰士治民也多士不克享則凡民視倣亦惟曰不享矣○漢孔氏曰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上將遠徙之鄭氏曰探取也○呂氏曰後世或以刑賞爲霸政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刑申勑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以畀予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害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

敬于和則無我怨

陳氏曰本章申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二山陳氏曰命天命也多言以誥非我本意惟敬告爾以天命周之得

天下皆天命而汝不知故此篇言天命尤詳○漢孔氏曰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呂氏曰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歷然而溢於簡冊也時惟商初者言前日徒尤一皆洗滌咸與維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爲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伐無我怨也甚意亦懇切矣商民與紂同惡武王克商之時是一初也不能更始而爲三監之亂既失此初矣周公遷洛是又一初也復迪厥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復與之更始是又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眞無可言者彼雖頑冥苟非木石寧有不動者哉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五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漢孔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故以立政爲戒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唐孔氏云云說見咸有一德序

立政

陳氏曰取篇內立政二字爲名孫氏曰立政在於任賢故皆以任官得人爲言葛氏曰此誥體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

張氏曰此章首言小大近臣所關甚重○漢孔氏曰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唐孔氏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己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與此同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替羣臣之辭林氏曰嗣天子嗣世爲天子也繼天作子謂之天子君臨天下謂之王○漢孔氏曰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蘇氏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此襲御也非獨三事當擇人吕氏曰常伯常任準人即下文所謂三宅三事也以文意考之固知其任大體重然他書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綴衣虎賁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要之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間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漢孔氏曰嘆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吕氏曰常伯常任準人之官豈徒高位重禄而已蘇綸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之官豈直顧指氣使而已薰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職之休如此其可忽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其可恬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繘俊尊上帝迪知忱恫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棐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吕氏曰周公既嘆知恤者鮮復歷舉知恤者以告首論夏之興亡○漢孔氏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時唐孔氏曰室猶家也吕氏曰求賢任官世主曷嘗不誦此語然名爲之非實蹈之也古之人允蹈乎此者惟有夏也蘇氏曰競彊也夏后之世王室所以大彊者以求賢爲事夫之實也棐氏曰夏商周或言尊上帝或言不敢望上帝之篤也自皐陶以九德授禹及之先后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漢孔氏曰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公亦摘王矣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吕氏曰夏臣見其君如此乃敢告教以圖任之要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者敬告以爲君之難也終焉厲教事牧準而曰茲惟后矣者申告以爲君之實也事牧準即常伯常任準人爲治之體統係焉宅是三者人君之事畢矣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

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漢孔氏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陳氏曰訓順也宅人之要必謀以詢於人而以審於己用其大順於德者乃可宅人吳氏曰彼夏之三宅皆用有德此乃三宅曾無義民謂皆不義之人指桀言也○漢孔氏曰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絶世無後呂氏曰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用往惟俊德是任故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故絶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呂氏曰又言商之興亡亦本於用人○漢孔氏曰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陳氏曰於夏言迪惟故於湯言亦越謂與夏同也耿光明也呂氏曰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升陟王位而大治之使章條炳蔚所謂丕釐也○王氏曰三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有

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呂氏曰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所用之三宅實能就其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三俊他日次補三宅者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者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高帝儲參陵平勃於身後亦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琬禕允豫求其繼也○呂氏曰嚴敬賢者一話言一舉措惟大法式之故能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呂氏曰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奄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漢孔氏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王氏曰桀紂所用非人皆本於躬有邪德故周公言桀紂必曰桀德受德呂氏曰羞刑者進任刑戮者也庶習者備諳衆醜者也唐孔氏曰暴德皆暴虐爲德逸德以過惡爲德與暴德同國與惡德同政其事一也異其文耳○漢孔氏曰天以糾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呂氏曰欽者天之理糾之于罰皆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理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呂氏曰文言文武一以得之○漢孔氏曰亦於文武之道大行陳氏曰亦越言文武亦知湯也克之實能知之非疑似之知灼見灼然見之非髣髴之見克知也苟貌親已忘相期於肝膈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漢孔氏曰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呂氏曰夏曰尊上帝商曰不敢墜上帝周曰敬事上帝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唐孔氏曰下句立政以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此立民長伯主爲諸侯文王未得封建其建諸侯謂武王時耳孫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漢孔氏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張氏曰所謂立政豈無紀綱賞罰豈無典章文物周公乃無一言及之獨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而已蘇氏曰任○漢孔氏曰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虎賁綴衣說見上文唐孔氏曰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疋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漢孔氏曰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史亦皆擇人蔡氏曰攜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新安王氏曰百司凡掌財曰庶府王氏曰百司若司裘司服之類庶府若泉府玉府之類○漢孔氏曰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唐孔氏曰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都邑之屬官大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長謂公卿兩鄉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陳氏曰周禮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註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之食邑今止言大都舉其重也蘇氏曰藝之執伎以事上者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呂氏曰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內百司若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外百司若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漢孔氏曰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唐孔氏曰大宰掌其正大史掌其貳所掌事重故特言之○漢孔氏曰尹伯長官大夫唐孔氏曰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大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

長皆是○呂氏曰三宅立政之本也凡官吏皆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豈從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其或興淫巧機祥蕩上心而見大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圻不與百司之數者也○蔡氏曰旣歷序數職而總之曰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庭無非常人吉士也呂氏曰長短雖不齊要皆良善之人不容一慘刻傾險者投其間此文武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漢孔氏曰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說見牧誓○漢孔氏曰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唇孔氏曰牧誓有微盧此言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三亳鄭云東成皐南轘緱西降谷皇甫謐云三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未知誰是此經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尹總之林氏曰尹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爲之尹長者○呂氏曰司徒以下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漢孔氏曰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皆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因上文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漢孔氏曰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及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是萬

民愼法用違法衆獄衆愼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呂氏曰凡奏請詞訟所謂庶言凡刑辟訊鞫所謂庶獄凡事皆當謹戒所謂庶愼蔡氏曰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訓勑其用命及違命者而已呂氏曰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者申言之也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是老莊之無爲也惟能罔敢知然後見文王之敬畏思不出其位之意○漢孔氏曰亦於武王德奉遵父道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若臣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蔡氏曰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言武王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呂氏曰文武如此宜並受丕丕基建八百年盛大之業也

按蔡氏以宅心爲三宅則一篇之中宅字始協常事司牧人一句蔡說爲當常事即宅事司牧人即宅牧不言準人以下文見也庶言庶獄庶愼意皆從準人刑獄上說庶言呂氏以爲奏請詞訟近之庶獄爲因訊鞫時庶愼如下文茲式有愼刻用中罰蓋罪定用法時尤須愼之也此言罔兼庶言庶獄庶愼已而又去其愼已而去其一言罔敢知庶獄庶愼皆是說刑獄或去其一或去其二省文也有司牧夫蔡氏指爲牧人尤當此數語說準說牧而不及事亦省文也大槩立政以用人爲重用人以三宅爲重此章先言事牧而不及準繼言準

牧而不及事雖參差不齊而三宅粲然其
間矣至於義德容德則蔡氏之說尤當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
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
民

陳氏曰此下三節三以孺子王矣發之所以戒成王○漢孔氏曰嘆稚子今已爲王矣○唐孔氏曰自此以下言繼自今者凡四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張氏曰繼自今立政惟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見三俊之心即是立政呂氏曰物莫不有所順水順乎下火順乎上蓋有潭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然終非其所順也人之於善豈無飾其外而勉爲者苟明知其所順則若子小人不得而遁矣○漢孔氏曰則乃大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陳氏曰使之治事使之相民使之和庶獄庶慎而又勿以小人間之此任人之要也王氏曰受民者王者之得民上受之於天下受之於先王鄭氏曰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

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王氏曰話即言也謂一話一言無不在賢者也張氏曰言夏曰尊上帝言商曰不敢閼上帝言文武曰敬事上帝至於誨成王止言又我受民能治民即能事天也陳氏曰相民謂佑助之又民謂理治之互相備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
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漢孔氏曰嘆所受賢聖說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皆以告稚子王矣蔡氏曰前所言禹湯子孫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蔡氏曰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呂氏曰簡畀正人付之獄慎使之以正法斷刑所謂正是又之也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言其治之之體○漢孔氏曰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蔡氏曰又言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用

大一百七十八小六百五十二

三宅之道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也呂氏曰克宅之則人與位俱稱克繹之則表與裏相符繹者由其言而繹其心也由其才而繹其德也由其發舒於當時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果何如也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聽其所爲矣○漢孔氏曰國則罔有立政用憸利之人憸人不順於德是使其若無顯明在其世呂氏曰君子陽類川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漢孔氏曰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蘇氏曰勸勉也呂氏曰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周公復言其惟吉士同時召公進戒歌吉士者亦至再焉穆王之世周道衰矣其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於吉士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小人而謂之憸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情狀斯蓋吉士之反國家之所嚴惡者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漢孔氏曰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呂氏曰復呼成王而告以獄之重也獄何爲而重也民命所係亦國命所係也道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

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有司牧夫說見上文○漢孔氏曰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陳氏曰詰治也如數軍實練材勇講武習戰之類○漢孔氏曰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者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呂氏曰兵者刑之大也既言庶獄而遂繼以治兵之戒焉繼世之君多耽於逸樂弛備忘戰而墮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徧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所嚴正方整行於天下以震耀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之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之扞格推遏其姦而不使之覬覦誠保位之良圖也或謂此言得無起人主喜兵之患乎曰周公詰戎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也庶獄尚恐其誤況戎兵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舉詰爾戎兵之制必非得已而輕用民命者也○漢孔氏曰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呂氏曰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同實者也其於國也若食之穀粟衣之桑麻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然每多重遲不訥例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懽嘆而致意於卒章也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蔡氏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漢孔氏曰俾告太史○漢孔氏曰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

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眞氏曰式敬由獄蘇公所以永王國虐用五刑苗民所以絕厥世○漢孔氏曰此法有所愼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法者也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六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周書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漢孔氏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次連言之○漢孔氏曰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唐孔氏曰在豐者豐鎬相近豐有文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周官

周官

漢孔氏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洛誥周公還政之書無逸立政周公教戒之書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合數篇以觀可以見成王之本質可以見其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之功著矣

○唐孔氏曰周官上誥於下誥體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蔡氏曰此書之本序○漢孔氏曰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唐孔氏曰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也○漢孔氏曰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葛氏曰弗庭者弗來賓服於王庭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大言之耳○漢孔氏曰六服諸侯奉承周德還歸于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唐孔氏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同於華夏宗周說見召誥○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昔也成王不出闔闥之扉王耳今也撫萬邦云云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歸于宗周云云訓督裁正品式備具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階級數其大不可以尺度量也陳氏曰史言歸于宗周是歸鎬京而董正之也序云還歸在豐作周官是發凡以告之之時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呂氏曰此成王首言法古訓官之意○漢孔氏曰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唐孔氏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邦不安則危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始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漢孔氏曰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百揆四岳州牧說見舜典陳氏曰上古朴略雖以鳥火雲龍紀官其制未備唐虞時事漸詳故考古參今立官至於百吕氏曰百揆無所不總也四岳兼總方岳也州牧各總其州也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也○漢孔氏曰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夏氏曰庶政和則其政不亂萬國寧則其邦不危此緫前二句○漢孔氏曰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張氏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若多於古而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爲八政至周合爲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蘇氏曰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爲靡矣至周而醯醢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

爲秦矣至周而九尺之筵山節藻棁聖人隨時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少而今多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呂氏曰百焉而治倍焉而亦治則夏商之於唐虞不務於同而務於治也○漢孔氏曰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漢孔氏曰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蔡氏曰逮及也祇勤于德常若有所不及然○漢孔氏曰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進擬夏殷而蹈之李氏曰成王自知其不及故訓迪其官所以助其不及陳氏曰史言董正治官紀實也王言訓迪厥官婉辭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新安王氏曰自此至大明黜陟言建官之制○漢孔氏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張氏曰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也賈誼云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此師傅保之義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後世作事無法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

復無聞焉呂氏曰三公所論之道即以經邦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夏理者調和之謂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猶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漢孔氏曰書稱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是有二公則爲之師保也無其人則雖傅亦無聞焉其後周公既沒則以召公爲師是有二公則爲之師保而師亦無聞焉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漢孔氏曰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陳氏曰少對太而言蓋其次也猶周禮言大宰小宰蔡氏曰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漢孔氏曰貳副也呂氏曰弼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公反不與何耶論治王氏曰貳副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二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若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子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朱子曰三公三少只是加官周公以太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佐天子而已又曰三公三少兼家宰召公以太師兼家宰召公以加官而兼宰相之任也後世官制益紊遂以三公三少爲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蔡氏曰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窮者也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云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

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鄉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祲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總萬事而分治之則六鄉之職六鄉者萬事之綱也○漢孔氏曰天官卿稱大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家宰說見伊訓林氏曰掌猶主也古人各即一事名官獨冢宰無所不統故不以一事名而曰邦治呂氏曰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宰相之職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齊之使得其平是之謂均管攝之者非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調齊之者非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日簡之理相業無餘蘊矣○漢孔氏曰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五典說見舜典陳氏曰司徒掌養民教民之事今獨言教取其重者言之猶宗伯掌禮樂而獨言掌邦禮也唐孔氏曰舜典云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言施教在於寬以施教之術而言也此言擾兆民言施教以馴擾其民以施教之效而言也○漢孔氏曰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唐孔氏曰宗伯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又主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十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呂氏曰成周合禮樂於二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於祀典尤爲不經所謂治神者謏不知爲何語矣○漢孔氏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呂氏曰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王者之兵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貪忿而誇功也六師說見脩征○漢孔氏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殫暴作亂者唐孔氏曰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陳氏曰設刑以禁人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故曰邦禁姦詐慝惡亞亢暴亂之本以其隱而難知故言詰謂窮詰其情也暴虐爲亂乃姦慝之著以其已見所犯故言刑謂加刑也要之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漢孔氏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唐孔氏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冬官掌邦事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爲急故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也呂氏曰地利者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興地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移徙固有昔瘠而今沃者矣陵谷之變遷固有昔下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廢興

然後地利可盡○漢孔氏曰六鄉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林氏曰六鄉屬官各六十共三百六十呂氏曰六鄉率其屬以倡九州之牧自內以達之外九牧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鄉之令自外而受之於內內倡外應卓成兆民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又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倂數之爲六者網在綱中也乾坤之於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鄉並列於六職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漢孔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唐孔氏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漢孔氏曰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唐孔氏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漢孔氏曰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黜陟說見舜典○呂氏曰是制也

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始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輿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而行典禮皆可得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罔攸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匪其人惟爾不任

陳氏曰此方詳言訓迪之意○漢孔氏曰嘆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今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呂氏曰有官君子合尊卑大小同訓之也今

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自下敎條於其屬亦莫非令也蘇氏曰今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於不反也然數出數反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敎以謹令非敎以遂非也○漢孔氏曰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其民信歸之程子曰公則一致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呂氏曰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蓋私乃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用力也○漢孔氏曰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呂氏曰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建事一以稽古爲本至荀卿始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蕩滅古學今吏以法令爲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意也議事以制制即所學之成法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關豈非人法兼行而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漢孔氏曰其次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陳氏曰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變者也○應氏曰自欽乃攸居官之際也自學古入官而下謂當講貫於入官之初也議事以制即用其學之所得者爲議論典常作師即守其學之所有者爲矜式以其斷決而不可犯曰制以其一定而不可易曰典常不可析爲二也或以制爲古典爲今或以制爲今典爲古說雖不同俱非本旨○漢孔氏曰無以利口

辯佞亂其官呂氏曰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漢孔氏曰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呂氏曰有疑即辨可否立決蓋而不辨一前一却謀之所以不成也怠則失於不及忽則失於太過或過或不及荒於政則均也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才力學者以理應事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於理不通嘗然面牆遇事之至始以一二才力營之未至什百已不勝其煩矣○漢孔氏曰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多疑必致患呂氏曰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趣過目前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所謂功業者非欲經營分表而求新奇也凡一官一職莫不有無窮之事業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遂雖有二者當機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朱子曰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漢孔氏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立德無行竟爲陳氏曰載驕矜肆也侈奢泰也○漢孔氏曰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竟爲陳氏曰載載物之載○漢孔氏曰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曰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呂氏曰居移氣養移體位祿之移養人於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必實有是德不容毫髮之僞於其間然後可也因是而推言實僞之辨從事於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事於僞雖殫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日彰其拙矣天下至逸而無真愛者莫如德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此兩塗凡人皆當知所擇在官守者尤當知

之也怵於權利懷諼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爲尤甚成王別白示之其賜後世深矣○漢孔氏曰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呂氏曰後世之患失者與思危若相似然思危者以寵爲憂患失者以寵爲樂所存大不同也張氏曰居寵思危則其視爵位無非可畏者不畏則禍不旋踵霍光梁冀是也○漢孔氏曰賢能相讓後又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呂氏曰人情或毀之政事厖雜莫知適從正坐不相下故耳○漢孔氏曰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薦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右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蓋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呂氏曰成王訓戒既終復總告之○漢孔氏曰嘆而勑之公卿以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政呂氏曰即始所謂欽乃攸司也○漢孔氏曰以助汝若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德矣

呂氏曰始言阜成兆民終言永康兆民終始之辭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漢孔氏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蘇氏曰東夷有名肅慎氏者○漢孔氏曰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漢孔氏曰致政老歸唐孔氏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公羊傳云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于周也○漢孔氏曰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漢孔氏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唐孔氏曰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漢孔氏曰周公從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憑之功成亡○呂氏曰周公老于豐蓋成王拳拳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魯觀洛誥所以反覆挽留者可見矣公羊之云蓋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際也將沒而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攸賴其不忘之意有以葬畢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葬畢者衛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義不可知先儒謂併告遷奄亦或然也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七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漢孔氏曰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監之鄭玄云君陳蓋周公子未必然矣李氏曰君陳分正猶分陝之分分東郊而使之正也呂氏曰成周乃東郊之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地君陳帥公尹殷民蓋在下都之地命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君陳

君陳

通志堂

大八十二小二名件

漢孔氏曰作書命之臣名也因以名篇唐孔氏曰君陳亦命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陳氏曰此章總言德政乃一篇之綱領○漢孔氏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呂氏曰令德即孝恭也今者所以形容孝恭之辭美也按令德莫大於孝恭則自孝中出如責難於君謂之恭曾子謂事君不忠不孝則指此恭爲與人之恭亦可如與人恭而有禮曾子謂交友不信非孝則處爲恭孝恭雖若並言其實孝字意重

○漢孔氏曰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貢氏曰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兄弟則曰友非二道也蓋孝者之心充滿怛惻但推之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藴而此或昧焉者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毳膚之微且不敢忽況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況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漢孔氏曰惟考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吏呂氏曰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王氏曰尹即所謂分正也居也今焉命汝臨民之地之何其不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王氏曰此章教君陳法周公修德○漢孔氏曰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蔡氏曰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漢孔氏曰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呂氏曰民方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則觀聽疑駭怨謗交集民不可得而治矣惟發明周公之訓示之自爾然順聽○漢孔氏曰所聞上古聖賢之言致治之至者芬芳馨香氣動於神明所謂分芗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馨香也以德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明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物之精粗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漢孔氏曰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

自寬暇逸豫呂氏曰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於斯○漢孔氏曰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汝戒勿爲凡人之行蔡氏曰君陳實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

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王氏曰此章教君陳以爲政○漢孔氏曰民從上教而變循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漢孔氏曰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受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呂氏曰廢興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衡以求其當而已當出入反覆與衆共度之應氏曰出上之意以達之於下入下之言以達之於上而與衆反覆籌度之也蔡氏曰衆言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漢孔氏曰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蔡氏曰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重者言之呂氏曰此成王舉君陳前日已然之美而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言矣眞氏曰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所當知君以是告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護之辭○漢孔氏曰嘆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氏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辭予曰辭爾惟勿宥爾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辭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此章告以政之節目○漢孔氏曰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爽勢位作成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蔡氏曰此篇言周公之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不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有倚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漢孔氏曰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鄭氏曰從容者和緩之意呂氏曰太和中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焉則流蕩放侈乖爭陵犯之所由起矣循擾調娛於品節之間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漢孔氏曰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漢孔氏曰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蔡氏曰此終上之辭○漢孔氏曰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勸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蔡氏曰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之宥○漢孔氏曰人有禎臣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鄭氏曰忿怒也○漢孔氏曰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蘇氏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謂恤吁阻兵而安忍殘忍之忍也孔子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容忍之忍也此言必有忍正孔子所戒小不忍亂大謀者林氏曰強恕而行者忍也人與己猶二也一視同仁者容也已與物渾渾乎爲一矣陳氏曰此一無忿疾于頑之意○漢孔氏曰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陳氏曰修謂方修於善良謂已進於善陳氏曰此即無求備一夫之意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王氏曰末章又歸於修德○漢孔氏曰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呂氏曰商民所以澆薄者以居沈湎暴虐之地而爲物所遷耳其性之厚自若也荀卿生戰國見其俗薄而遂出性惡之論其亦異於成王之觀矣○漢孔氏曰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其所好蔡氏曰大率言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漢孔氏曰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蔡氏曰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呂氏曰東郊命君陳始以今德孝恭得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漢孔氏曰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張氏曰人君不言福風俗醇厚即人君之福其曰終有辭以見成上之期若陳淳矣

尚書蔡傳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八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漢孔氏曰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廣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不在此位召畢內總衆職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稱受遺蓋一職也武帝垂沒始拔一人而用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亡具甚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顧命

顧命

漢孔氏曰臨終之命曰顧命唐孔氏曰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成王獨有之始終授受固有常典成王之初三

監幾採王室故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
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
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
疾故不悅懌唐孔氏曰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
張本耳林氏曰天子之疾曰不豫崩曰陟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
之也○漢孔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
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唐孔氏曰洮爲盥手頮是洗面言水謂洮
盥俱用水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南面設左右玉几王見
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唐陸氏曰憑說文作凭云倚依也鄭氏曰凡案尊卑曰
曰凡王去崩纔一日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皆
臨衆一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重沒猶炯然也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
不惰惟善養心者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陳氏曰此天子疾時
見羣臣也君問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此人臣疾時見人君也莫困於疾而法禮
一嚴不以疾廢故不可以冕服而猶被之冕服不可以朝紳而猶加之以朝紳

古之人勉彊於禮蓋如此耳○漢孔氏曰周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
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家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
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
長及諸御治事者唐孔氏曰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
子衛侯康叔林氏曰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兼三公之事諸侯
入爲公卿公卿多同姓之邦三公六卿各以職任爲尊卑不以爵
秩爲高下陳氏曰序止言命召公畢公蓋序舉其要經備其詳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
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
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
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
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
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呂氏曰統言曰疾甚言曰病蘇氏曰漸進也幾危也○漢孔氏曰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寤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敎命汝鄭氏曰臻至彌甚留久也林氏曰恐不得誓言繼嗣之事呂氏曰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命則思之熟不易甚言敬羣臣不苟於聽也○漢孔氏曰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敎則勤勞文武定命陳敎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天命呂氏曰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處故謂之重光自古聖聖相繼惟此兩時爲然奠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畝則敎之也肆者敎養之事必先肆習肆習之久事理貫之類蓋言養之也陳敎則敎徹舉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也眞氏曰奠麗與多方閒于民之麗必同一意但此無民字陳氏曰肆習也○漢孔氏曰在文武後之偏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繼守文武大敎無敢昏亂逾越呂氏曰此成王自敎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迎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逾矣少昏即逾君子所以每用敬也○漢孔氏曰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於不起不悟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鄭氏曰弗興弗悟無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漢孔氏曰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蔡氏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漢孔氏曰言當和遠又能和遠安小大衆國呂氏曰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徧不遺乃所謂君道也○漢孔氏曰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治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呂氏曰

斯言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于至死始發其秘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臨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威儀容貌辭氣之際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亂哉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然後當戒一俯一仰豪釐有閒已冒進于非之幾矣詰戒之嚴密見其觀之遠而察之精也用力於聖學者可不事斯語乎蔡氏曰冒妄貢進也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呂氏曰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漢孔氏曰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唐孔氏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文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帝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帝皆以繒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帝王在幕居幄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于庭則亦併出黼扆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於庭欲爲死備也喪

大五面小字九多十

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林氏曰庭路寢之庭呂氏曰所謂疾病內外皆掃蓋靜以俟終順之至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漢孔氏曰於其明日王崩邵子皇極經世紀成王丙戌即位至三十七年壬戌崩○漢孔氏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唐孔氏曰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唐陸氏曰伋齊侯名太公子林氏曰召公即以王崩之日命二臣於呂伋之處取二千戈虎賁之士皆掌於齊侯有事則於之而取之統率虎賁百人陳氏曰干戈逆尸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漢孔氏曰明薛氏曰節服氏郊祀二人執戈逆尸宗主蘇氏曰翼室路寢延之使居喪爲天下宗主成王喪在室路寢故子釗廬於翼室○唐趙氏曰公薨必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無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歸主之閨門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得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而至哉呂氏曰成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兵柄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徵宿衛以逆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消萌之意深矣桓毛非不可獨任也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爲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延入翼室爲居憂之宗示天下不可無統也唐穆敬以降閹寺易王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焉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豫備也○漢孔氏曰成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兵柄所屬亦不聞也

丁卯命作冊度

漢孔氏曰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王氏曰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丁卯大斂後也林氏曰此亦太保之命唐孔氏曰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冊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冊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若命受同祭享皆是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漢孔氏曰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唐孔氏曰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鄭玄云癸酉蓋大殯之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爲八日故癸酉爲殯之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爲八日故癸酉爲三公故稱太保以其爲西伯故稱伯以其爲冢

宰故稱相呂氏曰自成王既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薛氏曰士山虞匠人之屬須取也唐孔氏曰材謂椁與明器應氏曰材者五材之用皆所以備喪紀之須不專於木

狄設黼扆綴衣

漢孔氏曰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庶孔氏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云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云牖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依級衣則四坐皆設之級衣說見上文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漢孔氏曰篾桃枝竹白黑雜繢爲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臣覲諸侯之坐唐孔氏曰牖謂牕也間者牕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嚮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即此坐也彼言扆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註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註此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草席並不知其所據也釋器云緣謂之純黼純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註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彩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周禮云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几禮之於凡有變有仍特言仍凡以見因生時几也彼言次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註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註此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草席並不知其所據也釋器云緣謂之純黼純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註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彩也以絳帛爲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周禮云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几禮之於凡有變有仍特言仍凡以見因生時几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漢孔氏曰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草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唐孔氏曰孫炎云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證知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禮註謂蒲席爲蒻草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蘭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篾纖致席也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級諸色席必以彩爲緣員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蛞黃白

文餘泉白黃文本于巡謂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采名餘泉文貝飾几謂用此餘蚔餘泉之貝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漢孔氏曰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坐唐孔氏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謂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又云庳鼠莞樊光謂詩云下莞上簟郭璞謂似莞而纖細今蜀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唐孔氏曰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享與燕禮同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漢孔氏曰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唐孔氏曰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前故係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云竹初萌生謂之筍是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註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於此註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天子與親屬私宴骨肉情親不事華麗也○總說以上四坐者平居隨事而設至傳顧命則並陳之徧象其平生之居處也蘇氏曰將傳先王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並設

平生之坐

越玉五重陳寶

漢孔氏曰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唐孔氏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別言之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漢孔氏曰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唐孔氏曰鄭云赤刀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不知其言何所出陳氏曰孔叢子言昆吾之劍鍊銅赤刃豈寶刀固赤歟孔氏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至於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大訓蓋歷代帝王之書唐孔氏曰大璧琬琰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蓋以玉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西序說見上文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漢孔氏曰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唐孔氏曰王肅云夷

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方之珣玕琪也
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未知然否三
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河圖說見洪範東序說見上文○呂氏曰西序所
陳不惟赤刀弘璧琬琰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天球而河圖參
之則所寶者斷可識矣四海之
巨麗千載之典刑皆聚見於此

肩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漢孔氏曰肩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
西房西夾坐東唐孔氏曰肩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故寶之不知舞者之
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
渠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
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
西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漢孔氏曰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傳寶之東房東偏夾室
唐孔氏曰垂之竹矢舜時之物兌和之作則不知寶來何時也東夾室無
直陳於夾
室之前

大輅在寶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漢孔氏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嚮唐孔氏曰大輅輅之最大玉輅也綴輅
係綴於下是玉輅之次金輅也吕氏曰西階曰寶階東階曰阼階唐孔氏曰據
人在堂上面向南方面謂鬱向南
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也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漢孔氏曰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
前此面唐孔氏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
自以前後爲文五輅金即次象先輅象也木輅在象輅之下次輅木也釋宮云
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輚嚮堂皆此面也左塾謂
門內之西右塾謂門內之東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
○總說以上四輅意○唐孔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
木輅此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
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
之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大輅是王輅先輅是金輅也
綴輅是玉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王於朝祀而已未
知孔鄭誰得經旨周禮典路云若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

出輅常
禮也

○總訴狄設黼扆至此○漢孔氏曰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蔡氏曰寶玉器物之陳非徒為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于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云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呂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章備物天位峻極幄坐靚深寶鎮輝華車輅峙列入其庭皆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漢孔氏曰士衛殿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唐孔氏曰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為之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若戈刘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

漢孔氏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陛士所立處唐孔氏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

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說耳路寢三階否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漢孔氏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唐孔氏曰鄭玄云劉蓋今鐮斧鉞大斧鄭玄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漢孔氏曰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唐孔氏曰鄭玄云戣瞿蓋今矛釋詁云疆界邊衛圍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堂上而言東垂西垂蓋在堂上之遠地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此立于東西堂之階上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漢孔氏曰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陳氏曰玉篇云銳戈稅切銛也徒會切矛也說文云銳庾準切侍臣所執周書云一人冕執銳如此則銳當作銳唐孔氏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此惟堂北一階而已耳側猶侍也

○總說以上七節意○唐孔氏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立堂下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故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嚮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嚮遠而敘之也○又曰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知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呂氏曰古者執干戈以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寇警之調有事而司御徙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罷悍之徒有志復

古者當深繹也

○總說狄設黼扆至此○唐孔氏曰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賓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陳氏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一以敬前王平生所寶所秉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付託之重使嗣王肅敬以祇承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王呂氏曰自此始稱王蓋將受冊命而踐位也唐孔氏曰凡諸行禮皆賤者先至此

必卿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云升階從省文也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王麻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衮冕鄭玄周禮註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言之張氏曰鄭云升八十縷麻冕三十升則其經二千四百縷極細之布也呂氏曰由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而不敢自爲王也夏氏曰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古者冕皆麻孔子時始易而用絲鄭氏曰隮升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漢孔氏曰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唐孔氏曰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禮無蟻裳今云蟻裳蟻者蚍蜉蟲也色黑蟻裳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鄭玄云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作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漢孔氏曰執事各共營形纏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唐孔氏曰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太史乃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形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漢孔氏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作階升由便不嫌唐孔氏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同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註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甲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瑁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若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禮必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盥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作階升○漢孔氏曰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唐孔氏曰訓御爲進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於此時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冊書以命王嗣位之事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漢孔氏曰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蔡氏曰言汝者父前子名之義陳氏曰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呂氏曰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漢孔氏曰用是道臨君周國率循大法陳氏曰臨之君之猶君臨也鄭氏曰率循行也○漢孔氏曰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陳氏曰燮亦和也燮和天下和之至也以此對荅發文武光明之訓所謂嗣訓也○蘇氏曰成王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漢孔氏曰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陳氏曰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冊起而荅也眇眇小貌末卑下也其能猶未必能也恐不能下治四方以上承天威此非始爲謙辭謹之至也蔡氏曰顧命有逆子成嗣守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荅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漢孔氏曰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陳氏曰已受冊則爲王矣於是受同瑁於太宗同以奉祭承大統瑁以臨朝握大權言受同瑁而不言受介圭豈互見歟抑

居喪未欲全受傳器而少示其變歟當侯知者○漢孔氏曰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唐孔氏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王肅亦以啐爲奠爵鄭玄云徐行前爲肅却行爲啐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蘇氏曰至齒而不飲曰啐曰嚌不飲而實不飲也茅氏曰禮有祭酒啐酒啐宜若啐酒然○漢孔氏曰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林氏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主也呂氏曰上宗曰饗者傳神命而以饗告之

按啐字或謂奠爵或謂嚌啐饗字或謂神饗或謂饗福詳啐字從口疑當從嚌啐饗福之義然呂氏不取又合正理其說具見下文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漢孔氏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筵○漢孔氏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唐孔氏曰祭禮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尚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

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亞獻之類故亦執璋○漢孔氏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唐孔氏曰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祭氏曰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唐孔氏曰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漢孔氏曰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應氏曰王之祭初獻也太保之盥亞獻也又受同終獻也唐孔氏曰太保於宗人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呂氏曰嚌者至齒方在喪疫故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爲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漢孔氏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唐孔氏曰太保居其所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也

太保降收

漢孔氏曰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撤張氏曰有司收撤同爵器用也若乃綴衣及陳寶未葬以前不敢收也

諸侯出廟門俟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漢孔氏曰言諸侯則卿士以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唐孔氏曰廟門謂路寢門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云三公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吕氏曰侯者侯見康王於門外也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屈於門内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總説一篇意○唐孔氏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非幾是顧命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事自王麻冕以下敘康王受命之事○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以爲來世法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九

後學 王天與 立夫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説見五子之歌○漢孔氏曰既受顧命羣臣進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唐孔氏曰敘其事作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

唐孔氏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唐孔氏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漢孔氏曰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唐孔氏曰大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畢門即路寢之門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
夏氏曰成王殯宿在焉故曰廟門諸侯出以俟朝故康王出在
應門之內應門之內即畢門之外朝在雉門之內朝
士所掌內朝在應門之內司士所掌燕朝在路寢大僕所掌時殯在路寢故王
以內朝見諸侯○漢孔氏曰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
面唐孔氏曰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南也太
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立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南也北面以東爲右以
西爲左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太師在太保之上此
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宅位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方任重亦當先
言東方○漢孔氏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唐孔氏曰四馬曰乘
乘黃是馬色黃矢黃下言朱朱非馬色者傳云朱公子地有白馬四公騂向騩
騂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
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
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
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
知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
幣即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敵中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

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
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
命不陳之也觀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
故略之○漢孔[illegible]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二見非一也爲審衛故
曰臣衛來朝而過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夏氏曰諸侯朝
王皆有幣如以馬爲幣則以圭兼之皮爲幣則以璋兼之周禮謂之合幣書謂
之兼幣上文既言布乘黃朱是以馬爲幣也故宜奉圭以兼之唐孔氏曰諸侯
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曰敢執壤奠呂氏曰壤奠
猶言川奠壤物之奠謂土產也陳氏曰奠薦也陳也○漢孔氏曰諸侯拜送幣
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唐孔氏曰義嗣德三
字史言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
荅拜受幣自許與諸侯爲王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釐額而不拜公子重耳稽顙而不
拜穆公曰仁夫公子釐額而不拜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重耳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
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
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西土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夏氏曰此敘諸侯百官進戒之辭○漢孔氏曰家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林氏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家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唐孔氏曰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夏氏曰臣無交揖之禮當爲擯相之相篇末言相揖趨出則既進之後相者揖之乃拜既聽命之後相者揖之乃出○漢孔氏曰大天致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蔡氏曰言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先尊稱之以重其聽也○漢孔氏曰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呂氏曰羑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文王得於憂患武王又得於文王故謂之誕受羑若

按羑若呂說得之明夷謂文王柔順以蒙大難韓昌黎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以爲最得文王心事此句若從羑里而以逆境順受爲言亦似悞當如文武者大槩總言之

○漢孔氏曰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王氏曰古以升遐爲陟時成王未謚故稱新陟王蔡氏曰好

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能定其功也○漢孔氏曰故天道務崇先人之業陳氏曰今王指康王敬者德之大本召公昔屢以敬德告成王今復首以告康王可謂要言矣○漢孔氏曰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命呂氏曰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告以奮振自強大戒戒備無弛惰而墮壞我高德之祖宗艱難寘得之基命不知畏天不知憂民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所同病故召公必精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

平富不務咨爾殷庶爾殷侯尹爾庶邦暨爾百工

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

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

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夏氏曰此敘王報誥之辭○漢孔氏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唐孔氏曰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侯甸衛亦略舉之○漢孔氏曰

郝其戒君孔氏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
蔡氏曰康王在喪亦書名○漢孔氏曰言先君文武道
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陳氏曰至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富者惠養之謂
咎刑罰也吕氏曰康王論文武非深達君德者不足以與此至平富者覆載溥
博均平富養至仁無外之體也不務咎若不待言而必言之者形容文武發生
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養爲事猶孟子不嗜殺人之論也○漢孔氏曰致行至
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蔡氏曰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齊信者兼盡而極其
誠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
不可掩也陳氏曰羣臣以賞罰六師告康王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至
仁誥諸侯明君道之大本也互相發明○漢孔氏曰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
如能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漢孔氏曰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
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鄭氏曰端正也吕氏曰莫非
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正理而受正命于上帝端直相當無
少回曲也○漢孔氏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蕃屏傅王業在我後
之人謂子孫蔡氏曰言文武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在我後之人也○漢孔
氏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
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唐孔氏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
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
同姓大國言之也蔡氏曰尚胥暨顧庶幾相及顧視我也林氏曰先公諸侯之
祖父也諸侯祖父故嘗臣服于先王今汝諸侯盡忠王室則爾先公在天之靈

可安矣○漢孔氏曰言雖汝身在外土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
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吕氏曰此君臣相飭之至意初非欲其向己以自利
然蕃屏擁衛之意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視之耳○漢孔氏曰當各用
心奉承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按此王報誥荅誕受羑若克恤西土之辭也用奉恤即奉
文武克恤西土之恤用奉厥若即奉文武誕受羑若之若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夏氏曰以下史辭○漢孔氏曰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唐孔
氏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鄭玄云羣公王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
夏氏曰既進則必待揖而後拜將退則必
待揖而後出見公臣之進退惟君命是聽

王釋冕反喪服

漢孔氏曰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唐孔氏曰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
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
冕服禮數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三年之喪既成服
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
爲其不可孔子有言將冠于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
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

大廿九小廿六

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春秋傳云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服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於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或問蘇氏以此爲失禮不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也如伊訓惟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王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録此事可考蓋自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周書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唐孔氏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皆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孫氏曰凡命羣臣皆有冊獨言於此詳略異也○漢孔氏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林氏曰分民之居里於成周之東郊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善惡並有所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簡修進良始表其善著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世變風移爲善者衆其不善者亦不能無怙惡之头苟兼芟而惡者無以自容勢別其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善者亦不能不入於善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畢命

大多五十小多如之

漢孔氏曰言畢公見命之書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張氏曰此史敘命畢公之端○漢孔氏曰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說見召誥唐孔氏曰此日未有事而記之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記朝覲與生魄死魄然也○漢孔氏曰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豐說見武成陳氏曰古者封諸侯命德賞功必於祖廟示不敢專重其事也○漢孔氏曰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陳氏曰保釐保護而分理之也呂氏曰保釐所謂旌別淑匿之類蓋有恩意行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觀此二字一篇之治體可見矣

見東郊說

見君陳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陳氏曰此章歷敘文武周公而歸重畢公功德○漢孔氏曰嘆告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王若曰說見盤庚王氏曰畢公同姓故稱父爲太師故稱師稱父師而不名尊之也○漢孔氏曰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漢孔氏曰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張氏曰先王謂文武成王○漢孔氏曰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毖殷說見洛誥○漢孔氏曰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張氏曰既歷三紀難化者或老或死易化者方少方生頑民父子亦已一變父子相代善惡不同其風亦移殷民變則四方安四方安則人王安矣呂氏曰文武敷大德而受命言得之難周公輔相而綏定言安之難殷頑民尤難安周公尤謹之遷其洛邑用使化其教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言教化浹洽之難○漢孔氏曰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陳氏曰道無乎而不在世治則爲道之升世亂則爲道之降猶易言道長道消禮記言道隆道汚王氏曰道有升降故俗有厚薄

俗有厚薄故政隨而革今商俗已異於前不善其善者則民無所勸而爲善○漢孔氏曰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勤小事則大者可知晉語說文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在文王時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也張氏曰帝王世紀云商容見畢公至曰視其爲人儼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是畢公爲人必端重嚴肅其正色率下可知○吕氏曰畢公天下大老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吕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非所謂造次顛沛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貫穿精著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畢公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重衆望之所歸成王之世多矣今予惟仰其成歸重畢公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

念哉我聞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紂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實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

訓

張氏曰此章方告以保釐東郊之事○漢孔氏曰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枉公往治○漢孔氏曰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風揚其善聲徐氏曰昭而揭之曰旌標而植之曰表唐孔氏曰表其居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也陳氏曰宅者所居之家里者所宅之里二十五家爲里五氏曰揮病也先王之政不獨慶賞刑威而已所以沮勸之術尤在於榮辱彰善癉惡使民知是非榮辱之所在也吕氏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將百年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惟風聲所傳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也○漢孔氏曰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張氏曰禮記云不變移之遂此

殊厥井疆也○漢孔氏曰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畿安則四海安矣鄭氏曰畫分圻界也應氏曰古者每郊有門而郊關之限啓閉尤謹夏冬民以亂故使之申畫慎固則姦宄民無自而入而商民可永爲良民商民不擾則四海永安矣○漢孔氏曰故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蔡氏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理所會之謂要○漢孔氏曰紂以廢廢利口爲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絶公其念絶之唐孔氏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蘇氏曰子以書考之知商俗如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徙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魯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漢孔氏曰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遲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陳氏曰德雖性之固有然敬則存肆則泯以放蕩而陵蔑其德蓋人欲勝則天理消也鄭氏曰悖反也○漢孔氏曰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靡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陳氏曰敝壞膚華也呂氏曰興門之俗儉甚畏門之俗侈古人論世族之病必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漢孔氏曰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人言僭上陳氏曰席藉也席寵惟舊蓋世祿之家也呂氏曰私欲公義相爲洗長故怙侈則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美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漢孔氏曰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誇大如此不變

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御其心惟艱鄭氏曰倭倭大閑防閑也眞氏曰放心二字始見於此

按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朱子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故附其說於此

○漢孔氏曰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蔡氏曰資資財訓教訓也陳氏曰資富而能教則不至於奢靡淫佚可以持身保家可以長守祿位可以養全壽命然所謂訓者豈外人心而他求哉德則內之所得深而不移於物義則外之裁制明而不役於利德義乃訓之大也苟不由古人德義之訓何以爲訓乎古訓即德義也○三山陳氏曰君陳之書猶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民之惡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而無一言及於刑足見世變風移刑措不用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
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
政

張氏曰此申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呂氏曰當時四方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此保治兢業之心也○漢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蔡氏曰言成者豫期之也○漢孔氏曰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治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鄭氏曰潤如水之浸潤○漢孔氏曰言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朱子曰衽衣衿也左衽夷狄之俗○蘇氏曰康王以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為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二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婦乳其兒與豭併倨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以此痛哭流涕太息以為漢之所憂無大於此者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漢孔氏曰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呂氏曰

畢公元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之事業孰敢以名譽誘公哉○漢孔氏曰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漢孔氏曰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曰勿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漢孔氏曰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先王說見上文蘇氏曰前政周公君陳也○呂氏曰畢命前頌而後規蓋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一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漢孔氏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君牙臣名唐陸氏曰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
唐孔氏曰命君牙爲大司徒之卿吕氏曰舜命契纔一語而君牙命書至一篇
世降文勝也然周家典刑文獻多在焉唐孔氏曰史録其冊書作君牙篇

君牙

唐孔氏曰君牙亦命也○
蘇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
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
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
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
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陳氏曰此首以祖父之勞告君牙而勉以盡職○漢孔氏曰稱其名而命之○
漢孔氏曰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録言於王之太
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旂畫日月曰太常鄭氏曰紀載也吕氏曰世臣與國升降
者也重光齊休之世必有世篤忠貞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為社稷之鎮其
後嗣王亦再三嘆頌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閥進膏粱也念舊紀功忠厚之澤所
以長苟喜新厭故則典刑墜地而國從之此蘂郤晉原降為阜隸叔向所以憂
晉之將亡也觀穆王悱惻君牙之祖父周曆其未艾乎○漢孔氏曰惟我小子
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己無所能張氏曰嗣之欲

其不絶守之欲其不失○漢孔氏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
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陳氏曰蹈履也○漢孔氏曰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
心體之臣言委任陳氏曰旅膂脊骨也張氏曰作股肱旅膂者欲外竭其力作心有
欲内竭其謀○漢孔氏曰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蔡氏曰舊
服忠貞服勞之事也林氏曰君牙祖考其累世為司徒若鄭武公父子歴吕氏
曰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君牙亦守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懼不克承故亦
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君臣蓋一體也○漢孔氏曰大布五常之教
用和民今有法則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
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
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漢孔氏曰言汝身能正則下
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蔡氏曰正也中也民則
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
邪思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
牙以司徒之職也陳氏曰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也

按中正字義已見大禹謨詳此處意謂端化率民者固在其身踐履之正又
須即心體認就正而求其中自危微精一十六字傳心之後有德無常師一
十六字又有此十六字説身心中對言其淵源粹矣

帝舜已以罔于正民協于中對言其淵源粹矣

○漢孔氏曰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民惟曰怨嘆咨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
猶怨咨天不可怨民猶怨嘆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寧蔡

氏曰神大地蘇氏曰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亦惟王之怨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怨者呂氏曰此穆王深知民之艱難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軫民瘼如此司徒兼教養之職故又以養民之難告之

按司徒掌五典亦大綱耳以周禮考之如以鄉三物教民頒職事十有二登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之類不一則豈惟教五典其教以安養之事亦多有節目知此則思艱圖易亦是敎中道理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陳氏曰此繼以文武之訓告君牙而勉以明其教○漢孔氏曰嘆文王所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奉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即謨烈也前人指君牙父祖也陳氏曰追者繼

耶缺夏氏曰文王之謨非以陰謀取天下如後世謀人國家者乃顯然著見但知遵行累功而天下自歸之故曰丕顯武王之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行累功而出於丕顯烈非邀功而出於丕承是以其道粹然一出於正若一有陰謀邀功之私介其間則必有不正者矣安得而無缺○漢孔氏曰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當荅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人名之人吕氏曰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刑之內懼其或玩故欲其提起而發揮之張氏曰先王指成康而言文武光命即謨烈也前人指君牙父祖也陳氏曰追者繼於後而及之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夏氏曰申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漢孔氏曰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吕氏曰穆王諄諄告君牙家法未嘗狹以專門之學乎蓋名臣之後要必先識其祖考之規摹風烈近而祖考之法猶不之省於遠者何有○蔡氏曰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

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云
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乎

尚書冒纂傳卷第四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冒纂傳卷第四十二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周書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漢孔氏曰伯冏臣名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唐孔氏曰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此太僕正爲周禮太御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云太僕足矣何須云正乎且經云命汝作太正正于羣僕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敎在太御之下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夏氏曰周禮太僕王眡治朝則正位眡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燕飲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二孔以爲周禮太御之官當兩存之呂氏曰陪僕執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也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盛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諍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命其知本哉○唐孔氏曰史録其冊書作冏命

囧命

漢孔氏曰以囧見命名篇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伯囧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囧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囧有不欽發號施令囧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夏氏曰此穆王首言文武得人之實欲賴臣以繼文武之業○漢孔氏曰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漢孔氏曰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唐孔氏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厲危也易稱夕惕若厲是也吕氏曰創業者憂勤子成多逸豫汛掃區宇請命上天有以受之固宜有以居之也繼世之王免於阿保而坐享前人之天下何以得此哉穆王之言其習而察矣昔在聰明說見仲虺之誥○漢孔氏曰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朱子曰古者人君左右執賤役皆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囧匪正人漢世禁中侍衛亦皆士大夫○漢孔氏曰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陳氏曰承弼所謂將順正救也○漢孔氏曰小臣皆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鄭氏曰起立居坐也王氏曰發之以爲警戒之謂號施之以爲步守之謂今吕氏曰大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今也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繼以囧有不欽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功也陳氏曰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大僕職掌言之○漢孔氏曰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陳氏曰無良自其質之不善言之不及自其不到處言之○漢孔氏曰言待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唐孔氏曰木不正則以繩正之陳氏曰以繩絞物爲糾愆謬自其過失之形於外者之非心自其存於中言之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朱子曰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於正也非心邪僻之心也程子曰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

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陳氏曰此章正說命伯罔爲太僕之事○漢孔氏曰欲其敎正羣僕無敢佞爲唐孔氏曰作大正作僕官之長正于羣僕令敎正之二正義不同也周禮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金車齊僕下大夫掌御金輅道僕上士掌御象輅田僕上士掌御田輅羣僕謂此也○漢孔氏曰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張氏曰羣僕侍御安能勉君德而修其不逮哉蓋三公九卿宴見有時侍御僕從襲近無間宴見有時則正其過者難爲功襲近無間則救其過者易爲感移心志何所不至哉交修說見說命○漢孔氏曰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唐孔氏曰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愼簡僚

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愼簡僚屬也蔡氏曰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吉士說見立政○漢孔氏曰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吕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舉亦莫或齟齬其間矣自聖之譖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蘇氏曰至哉斯言可以補說命之缺也孔子取囧命之書以斯言也歟○漢孔氏曰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漢孔氏曰汝無親近於險利小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德夏氏曰僕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云耳目之官史氏曰朝廷之官不勝其衆而狎近者莫親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溺者莫先乎耳目險人說見立政陳氏曰不以先王之典迪其君謂以邪辟也○漢孔氏曰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吕氏曰漢唐辟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舍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自盤庚有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商周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漢孔氏曰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蘇氏曰引小人以瞽王人臣不敬莫大於此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漢孔氏曰嘆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患其不能正救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己則責之以永弼而已○呂氏曰穆王卒一章之命其望伯冏深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能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陳氏曰左氏傳言穆王周行天下有車轍馬跡又有謂穆王乘八駿以造父爲御與西王母會瑤池者諸儒遂以穆王之書爲周德之衰或以此書非穆王之言乃內史所作或以爲穆王徒言之而不能行或以爲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爲之當以書爲正併存之以俟知者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三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漢孔氏曰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呂氏曰此訓誥諸夏以贖刑之法也贖刑說詳見舜典○唐孔氏曰史録其事作呂刑

呂刑

漢孔氏曰後爲甫侯竣或稱甫刑王氏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爲主司寇王使之參定贖刑新制刑書已具王乃推作刑本意以訓羣后故以呂刑名之唐孔氏曰呂刑亦誥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大司空一小三百廿八

應氏曰此史著作呂刑之端○蔡氏曰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意○漢孔氏曰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唐孔氏曰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蘇氏曰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猶禹言荒度土功度約也猶漢高祖約法三章也朱子曰蘇氏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林氏曰孔氏以耄荒言其老之狀蘇氏以荒屬下句皆通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按首章歷序蚩尤苗民而通論堯舜制刑之善

○漢孔氏曰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林氏曰若古猶言若昔起語之辭唐孔氏曰史記云神農氏衰

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黃帝乃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殺蚩尤應劭云蚩尤古天子漢臣瓚引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漢孔氏曰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寇賊姦宄說見舜典蘇氏曰鴟義以鷙殺爲義如後世所謂俠也王氏曰彊取曰奪攘說見微子矯說見仲虺之誥王氏曰戕害曰虐○漢孔氏曰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林氏曰言苗民猶言殷人周人通一國言之唐孔氏曰曰猶者述苗民之語○漢孔氏曰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首故曰五虐唐孔氏曰椓即宮刑黥即墨刑陳氏曰殺戮劓刖椓黥五虐之刑也不言非者在其中蘇氏曰椓即宮刑黥即墨刑陳氏曰殺戮劓刖椓黥五虐之刑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此二人以爲亂始○漢孔氏曰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陳氏曰於此有附麗於法者不分輕重并爲一制無復差別其有辭者麗說見多方○漢孔氏曰三苗之民貪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梵梵棼棼同惡皆無中於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蔡氏曰泯泯昏亂無復誠信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倫理之貌○漢孔氏曰述苗民之語○漢孔氏曰苗民之犯命者而詛其不信者盟謂盟誓質其事於神也詛猶視不信而違約者則俾神殛之也詩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民之難齊信不足以相結則假鬼神以爲民先王所不禁也而又復之則必有矯誣上天假鬼神以惑衆者蘇氏曰人無所訴則訴於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相與反覆盟詛而已○漢孔氏曰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發

聞惟乃腥臭亦說見堯典應氏曰無馨香之德刑而發聞乃惟腥耳○呂氏曰形於聲咨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熏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原之開也○漢孔氏曰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爲報爲虐者以威誅過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林氏曰報復也呂氏曰用刑之端不起於聖人苗民先創五虐之刑故聖人不得已用其所自爲者還以治之咸其自取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漢孔氏曰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于天明不相干唐孔氏曰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賢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呂氏曰古者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蚩尤三苗之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尊卑上下各有分限絕不相通君禹妖誕之說舉皆屏息也○漢孔氏曰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無得所無有掩蓋蘇氏曰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修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鰥寡無蔽塞之者○漢孔氏曰言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程子曰皇帝舜也呂氏曰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豪壅蔽之謂○漢孔氏曰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

又增修其德呂氏曰威明皆係以德反本之謂也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惟畏惟明君道全矣○漢孔氏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殖生善穀所謂三君憂功於民張氏曰古之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恤功于民憂在天下也伏生大傳曰古者導民以禮防淫以刑刑是以省也今反是爲非不導以禮而齊以刑刑是以繁也故書曰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語有禮然後有刑也鄭氏註云哲當作折王氏曰自上以敷于下故曰降陳氏曰平水所以平土也主名山川所以表疆域也鄭氏曰種藝也○漢孔氏曰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漢孔氏曰皐陶作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蔡氏曰古者謂獄已定而不失其實曰中故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說者云中謂罪正所定而司刑亦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小司寇登之于天子曰登中此書亦累累言之王氏曰刑非教也而言以教祇德蓋聖人莫非教也刑之所加非苟害之亦曰毆而納之於善而已故周官十有二教亦曰刑教中則民勸○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云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係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又云四方其訖于大同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漢孔氏曰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張氏曰禮云天子穆穆則穆穆者天子之德也詩云在公明明則明明者人臣之德也○漢孔氏曰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明刑說見大禹謨○呂氏曰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幸乂于民非舜精神心術之運也○漢孔氏曰主獄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應氏曰非者及辭惟者順辭以古書類例求之皆然若本篇非終惟終非伎惟良皆以非爲不當然以惟爲所當然陳氏曰諸家或以爲戒當時典獄者但此章乃通舉古訓至後竟嗟四方典獄而下方是戒當時之臣○漢孔氏曰典獄者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敬忌說見康誥蘇氏曰修其敬畏至於口無擇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責之於典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者盛德之士皆胥爲之皐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民皆自以爲不冤其不言之信幾於聖與仁者豈非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呂氏曰在下者對天之辭也

按皇帝有指爲舜者今詳哀矜庶戮以下繼以乃命重黎重黎即堯典所命羲和也此皇帝堯也其清問下民以下繼以乃命三后三后經言皇帝者再蓋通敘堯舜云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

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
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按此章承上章苗民
堯舜之事以明鑒戒

○漢孔氏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蔡氏曰曰
司政典獄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曰有邦有土曰官伯族姓曰嗣孫
雖所稱不同要之於羣臣無不告也張氏曰爲天養民則當愛惜保護不可戕
賊必壞之也○漢孔氏曰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張氏曰伯夷典禮
不掌刑而云布刑之道禮典乃刑之道也愛惜保護惟恐其入刑也乃以禮典
教之其有怠惰不前則以刑待之民出禮入刑出刑入禮是禮者乃刑之道非
眞刑之也夫民入於禮則雍容乎君臣父子夫婦宴享之間變易其邪心而涵
泳乎和氣其養之也熟甚○漢孔氏曰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
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麗說見多方○漢孔氏曰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
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三山陳氏曰
正道盛行安有好賄之人苗民之亂則有庶威奪貨者穆王周道始衰則有惟
貨惟來者下至春秋如羊舌鮒之黨獄梗陽人以女樂賂魏獻子皆世道之衰

故也○漢孔氏曰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丟不潔其所爲故
下咎罪謂誅之唐孔氏曰以罪加無罪是亂也三山陳氏曰蠲貸也曰上帝不
蠲與洪範曀晦蠲而曰帝乃震怒同○漢孔氏曰無以辭于天罰故堯絕其世
申言之爲至戕陳氏曰自古酷吏如漢郅都寧成嚴延年王温舒唐周興來俊
臣之徒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絕世古今一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戕不勤天
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按此章言
敬刑之效

○漢孔氏曰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漢孔氏曰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
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張氏曰伯父等即司政典

獄之官稱其官者尊之也曰父兄伯叔者親之也其在父兄之列者以伯稱之其在弟子之列者以仲叔季稱之其在子孫之列者以童幼稱之呂氏曰穆王享國百年視其臣老者猶諸父兄弟少者猶子孫呼之來前庶其感格以從命○漢孔氏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夏氏曰謂汝等今日惟用相安慰而言曰各勤乃職無有待我再三戒之而猶不勤者蓋獄者人之性命所係當不憚煩細以悉察之詎可不勤儻或不勤爲事鹵莽而無辜者受戮矣此所以尤貴於勤也此下遂言當勤之意○漢孔氏曰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二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唐陸氏曰天齊于民絶句俾我絶句夏氏曰一日之間斷獄之事有能善其終者有不能善其終者此事全在人之能勤與不能勤耳○漢孔氏曰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有德美衣氏曰敬逆與敬迓同意左右承迎而無或違也蔡氏曰畏威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漢孔氏曰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王氏曰當輕而輕所以成剛德處輕重之中所以成正直之德呂氏曰天于以天下爲體天下典獄者如是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寄焉則固賴之者導迎善氣培養根本國脉其有不延乎獄之所係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鈞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非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

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按前三章止說刑
此章方兼言刑罰

○有邦有土說見前第二章陳氏曰刑凶器也而謂之祥刑原制刑之本也張氏曰民彝成三德係人心固天命何祥如之典獄者以祥用之則無往非祥矣○漢孔氏曰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古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蘇氏曰罪非己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國有大獄獄吏以多殺爲功不遺支黨爲忠胥史卓隸以多逮廣係爲利故古之逮獄有萬人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應氏曰凡麗於刑者皆曰及虞書罰弗及嗣商書罰及爾身是也豈必以干連相坐者爲及哉蔡氏曰曰何曰非問荅以發其意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漢孔氏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蔡氏曰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呂氏曰獄辭雖衆麗於刑者不過五故曰五辭○漢孔氏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蔡氏曰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陳氏曰正謂以此刑當此罪得其正也○漢孔氏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蔡氏曰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漢孔氏曰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蔡氏曰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王氏曰周禮過而未麗於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非免釋之也○漢孔氏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許及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審能使之不行張氏曰五者刑罰所同病獨言五過之疵舉輕以明重呂氏曰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如之罪夫刑固欲其輕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所以嚴責典獄者五過之疵而待以惟鈞之刑也官權勢也反報恩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蔡氏曰審克者察之祥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意○漢孔氏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呂氏曰簡孚有衆即所謂師聽五辭五辭簡孚而呂孔氏曰察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漢孔氏曰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陳氏曰獄辭之無可核實者則爲疑獄矣更不須以貌聽而竟舍之呂氏曰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漢孔氏曰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

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當墨曰劓刑倍百爲二百鍰刖足曰
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大辟
死刑也五刑先輕至重者事之宜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呂氏曰
此贖刑之今也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五辟之疑既赦而從贖矣每條
必繼以閱實其罪言之屢斷之複者死生刑贖定於俄頃安得不毋閱其實孥
朱子曰古人贖金只用於鞭扑重刑無贖至穆王巡幸無度遂造贖法五刑皆
有贖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用刑意餘見舜典
象刑說○漢孔氏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蘇氏
曰墨類也唐孔氏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
罪五百殺罪五百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刑數乃多於周禮周禮
五刑皆有五百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刑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
二百則輕刑多而重刑少○漢孔氏曰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僻亂之辭以自疑
勿用折獄不可行正制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鄭氏註云已
行故事曰比蘇氏曰比者於法外用例陳氏曰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其
不可行之法而輕比附也○漢孔氏曰惟當清察罪人之辭刑以法理其當詳
審能之蘇氏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漢孔氏
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陳氏曰罪重莫
如殺人然所殺者乃奴婢也非適輕乎故宜服下刑罪輕莫如詬罵然所罵者
乃父兄也非適重乎故宜服上刑上服非服最上刑也比之下刑爲重耳下服
非服最下刑也比之上刑爲減耳○漢孔氏曰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張

氏曰非特刑爲然至於輕重諸副亦皆有權焉權稱錘也進退稱倚以求輕重
之宜也○漢孔氏曰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
國用中典陳氏曰上言輕重有權者權一人之罪而爲輕重也此言世輕世重
者權一世之罪而爲輕重也○漢孔氏曰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義
蔡氏曰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
而齊之以不齊正爲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漢孔氏曰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若莫敢犯者呂氏曰罰贖
所懲雖非死傷然彈其資財人已極于病矣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輸則者憫
之猶若此況真用五刑乎○漢孔氏曰非只才可以斷獄惟乎良可以斷獄無
不在中正陳氏曰佞口才也良者慈祥愷悌之心也獄者惟欲盡人之情實以
口辯折人使伊罪者無所容其辭何以得其實惟善良之人有哀矜惻怛之意
惟務誠實所以得人之情呂氏曰雖得長者以折獄而治獄之法不可偏發非
如後世以類然土木爲長者也○漢孔氏曰察因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
辭惟從其本情李氏曰此周禮辭聽之法固差有辭者不能差別其辭也察辭
于差者察其辭之差別也蔡氏曰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
而取中也○漢孔氏曰當憐下人之犯法啟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
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陳氏曰哀矜爲心明啓法律與衆有司相共推度人已相盡
肯庶幾乎中且正也○漢孔氏曰其所罰其當詳審能行之無失中正
陳氏曰言閱實至於五言審克至於四重其事故詳其戒也○漢孔氏曰斷獄

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陳氏曰獄成猶今言圓結也孚信實也輸而孚輸之於上以以實也○漢孔氏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陳氏曰輸刑於上備載其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略兩刑謂一人而有二罪一罪而有二法者并具上之以聽命乎上不敢專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今政在于天下

按此章以敬刑畏罰申言

○官伯族姓說見前第二章呂氏曰履之而後難及之而後知穆王臨御之久飽於世故此其言所以多懼○漢孔氏曰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漢孔氏曰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呂氏曰無證佐為單辭曰明而又曰清蓋澄之又澄表裏洞徹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得其情○漢孔氏曰民之訟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夏氏曰兩辭即兩造之辭○漢孔氏曰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徐氏曰無以獄之兩辭為私家之利謂獄以賄成也○漢孔氏曰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貞報則以衆人見罪蘇氏曰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林氏曰報如報虐以威之報呂氏曰獄貨非所以為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之時衆罪交至矣受貨為富若可喜訖貨為罪誠可懼○漢孔氏曰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道罰不中今衆民政在於天下由人王不中將亦罰之

按前三章止言刑第四章並言刑罰此章又以敬刑畏罰申言之敬之哉一語提其綱朕敬于刑一節對永畏說皆本孔氏但前章屢言刑罰不應此處兩語獨是警懼臣下蓋穆王非特敬刑亦且畏罰罰乃天之罰也罰而非天則不中矣罰雖僅傷民之財而參以前罰懲非之人極于痛之三則罰亦關係於民命民命所係罰其可不永畏罰其可非天而不中罰為天罰所不極則衆民罔有政今在于天下極言輕用罰之禍及民而無善政之可觀也即一章觀之朕敬于刑一節對永畏惟罰一節亦言天言民言中而以庶尤終不敬刑之非畏罰之失條理粲然至第五章又以祥刑終之蓋刑重於罰罰輕於刑呂刑之書以訓刑

爲主
故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
于茲祥刑

按末章以
祥刑終之

○嗣孫說見前第三章○漢孔氏曰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
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呂氏曰五刑咸中然後有慶有一或偏則猶
有所憾不得爲慶矣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
穆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至末章所訓自中之外亦無他說○漢孔氏曰
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理皆中
有善所以然也呂氏曰屬蜀繫屬也徐氏曰情辭雖難窮惟智者則有異以哲人
而用刑雖情辭之來紛然無有疆界而以理燭之以辭係法各協其極自然有
慶矣陳氏口五極五刑之施皆中正之極也○漢孔氏曰有邦有土受王之善
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夏氏曰此二句總結一篇之意蓋民
受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乃其不幸故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宄

以扶良善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近世有識者曰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
祥刑民非無惡也而謂之嘉師大能以不祥爲祥以惡爲嘉而後知用刑之道
矣善哉
言乎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四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漢孔氏曰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以圭爲柜鬯之圭瓚唐孔氏曰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名仇柔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柜柜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鄭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詩云瑲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鄭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柜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陳氏曰經言錫柜鬯弓矢馬序獨言柜鬯舉其重也林氏曰書言柜鬯序言圭瓚互相備也呂氏曰周書載以柜鬯錫臣者凡兩見周公勤

大二百十三小六百廿

勞王家成王始有二國之賜康遷之時視卜洛時何如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曾是以爲足乎○唐孔氏曰史録其冊書作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漢孔氏曰平王命爲侯伯所以名篇○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夏氏曰此首言文武得賢臣之力○漢孔氏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唐孔氏曰不云伯父叔父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漢孔氏曰言文王聖德明升于上敷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丕顯明德說並見康誥呂氏曰克慎者維持保養明德之所以存自堯舜以來曰敬曰慎異名同實皆是作聖工夫二帝三王之書始篇曰欽明文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終篇曰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帝王之學無豪髮異也孫氏曰周家之業集於文王定於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文武兼言○漢孔氏曰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佚啓辟氏曰昭事厥辟者非事文武乎文武之事業皆文侯之所當知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者非文武之謀猷罔不率從乎文武之謀猷罔不率從者非文侯之所當知乎文侯之所當知者文武之事業文武之事業文侯之所當知者文武之謀猷文武之謀猷文侯之所當知者文武之事業文侯之所當知者文武之事業文武之謀猷文侯之所當知者文武之謀猷文侯之所當知者文武之事業文武之事業文侯之所當知者

殄絕矣貧澤既殄則民心去故夷狄乘間侵害我國家甚大○漢孔氏曰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唐孔氏曰幽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漢孔氏曰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誰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唐孔氏曰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奚之○漢孔氏曰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葉氏曰周王稱成王爲文子文孫故平王亦稱文武爲文人○漢孔氏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大戎汝功我所善之蘇氏曰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也張氏曰立平王乃中侯意文侯特能扶立平王豈有戰功蘇氏多修之訓極當○呂氏曰文侯豈眞能若此平王當想望之時得文侯扶持之故許之不知其過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徒延頸以望諸侯之救已而不思自彊以進君德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齊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寧孔氏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漢孔氏曰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勿上下○漢孔氏曰不言圭瓚可知彤赤盧黑也彤弓以講德習射馬供武事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若北常禮也及獻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有加賜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此非常禮也陳氏曰古者駕車用四馬父備純色又小大相稱故言四匹匹偶也○漢孔氏曰父往歸國哉能柔遠者必能柔近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柔遠能邇說見舜典夏氏曰小民猶難以恩懷故恩惠所安猶貴先及於小民也○漢孔氏曰當簡閱愛恤汝所都核汝所任惠愛治汝都鄙之人不言鄙由近以及遠夏氏曰言簡閱愛恤汝所都之國而成我顯明之德也○呂氏曰東遷之初大難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君臣釋然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能矣曰賚爾秬鬯弓矢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敎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總說一篇意○蘇氏曰予讀其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謂厲王之無志而後敗宣王有志而後興嗚呼平王之無志也唐德宗奉天之敗諸侯釋位以聞王政宣王有德而忘其弒父爲當誅方以復獨無此臣哉○蔡氏曰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弒父爲當誅方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戎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然則是篇孔

子以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亦已見於辭氣間矣○李子氏曰夫子之於東周蓋三致意焉爲編詩則黍離降於國風修春秋則編年始於魯隱定書則命諸侯迄於文侯皆平王之世也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五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周書

費誓第二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漢孔氏曰始封之國居曲阜唐孔氏曰伯禽魯侯名朱子曰魯地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是其地○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唐孔氏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陳氏曰夷戎並興於東邊故東郊敬忘備其門不開非謂已至東郊也郊在十里外若已至東郊則造城下矣○唐孔氏曰史錄其誓辭作費誓言○蔡氏曰費誓在周公東征時真氏曰據史記魯世家則蔡氏說當說見洛誥禮記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氏註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

大誓十來多卅二

按眞氏取蔡氏說以魯世家爲據若禮記云金革之事而鄭氏以費誓實之恐未當

費誓

漢孔氏曰費魯東郊之地名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呂氏曰啓初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一旦誓師若老於行陣者蓋禹周公之家學本末具舉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唐孔氏曰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蘇氏曰譁譁謹也○漢孔氏曰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驅除統緒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陳氏曰徂茲往此而征也林氏曰淮夷徐戎土地名

則俱叛考閟宮常武之詩可見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呂氏曰此治戎備之事○漢孔氏曰言常善簡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唐孔氏曰甲胄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其善者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鄭云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蔡氏曰弔精至也○漢孔氏曰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唐孔氏曰備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干使其數備足凡金爲兵器皆須敹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敹戈矛礪鋒刃文互相通蔡氏曰敹淬礪磨也夏氏曰言弔言善互文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此除道路之事○漢孔氏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唐孔氏曰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漢孔氏曰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敜之無敢令傷折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唐孔氏曰周禮冥氏掌爲穿擭以攻猛獸穿擭皆是捕獸之器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杜欲皆閉塞之義呂氏曰舉此一條以例之則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除治之功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此嚴部伍之事○漢孔氏曰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墨伍而求逐之役人賊者男曰臣女曰妾唐孔氏曰左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新安王氏曰師行無婦人國君自將卿大夫爲偏裨或有宦女從行○漢孔氏曰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漢孔氏曰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益汝則有此常刑呂氏曰師行奔逸惟宜鎮之以靜故戒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逐則奔者未反逐者先亂惟使之各守部伍則潰亂者徐將自止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他部敬而復之人誘於祗復之賞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放者不召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烏他部不敢匿敢何潰亂之憂哉○漢孔氏曰二人無敢暴刼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常刑

軍令之常刑呂氏曰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呂氏曰此立期會之事○漢孔氏曰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之軍興之死刑夏氏曰不言征淮夷前已言之省文唐孔氏曰峙具也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陳氏曰糗糧乾糧也○漢孔氏曰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蔡曰楨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唐孔氏曰三郊三遂謂魯公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止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

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東郊留守不峙楨幹也楨謂當牆兩端者也上言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窺堂城內謂之埒埒庳傳云是弱城東牆而逐圍萊甲寅堙之杜預云堙土山也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且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築者築距堙之屬也無餘之刑言合家盡刑之不供偵斡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漢孔氏曰郊遂多積芻粊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之軍興之大刑陳氏曰說文云芻刈草也芟乾芻也唐孔氏引上云無敢不逮無敢不供此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多量事為文也○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忍言至於用兵則不避於三令五申所以重戕事全民命也

尚書篹傳卷第四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篹傳卷第四十六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周書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漢孔氏曰遣三帥帥師往伐之蘇氏曰秦穆公名任好唐孔氏曰左傳僖三十一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帥伐鄭○漢孔氏曰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因其三帥蘇氏曰晉襄公名驩文公子唐孔氏曰杜預云崤在弘農澠池縣西從秦向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衰絰夏四月敗秦師于崤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漢

孔氏曰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唐孔氏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向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唐孔氏曰史錄其辭作秦誓

秦誓

漢孔氏曰負鄭取敗悔而自誓○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陳氏曰此首衆古人之言以爲誓○漢孔氏曰誓言其羣臣通稱上也譁說見費誓○漢孔氏曰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應氏曰民猶言天下之人也凡人之情孰不知善之可爲過之當改然悠悠度日多汩沒於盤遊安樂之中歲月侵尋忽不知其已老矣盤之爲樂以他篇觀之皆未有以爲善者若曰盤遊無度不敢盤于遊田若是猶如此也人終自如此多爲盤樂也○漢孔氏曰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己有非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陳氏曰此數語皆古人之言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陳氏曰此述前日好惡之非而欲從今日好惡之是○漢孔氏曰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漢孔氏曰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于蔡氏曰忌疾也○漢孔氏曰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唐孔氏曰今之謀人蓋謂杞子之屬○漢孔氏曰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之則行事無所過矣唐孔氏曰

老人髮白而復黃○漢孔氏曰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蔡氏曰番番老貌良士謂寨叔陳氏曰旅膂通用○漢孔氏曰仡仡勇壯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明自悔之至蔡氏曰仡仡勇貌勇夫謂三帥○漢孔氏曰惟察察便巧善爲辭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蔡氏曰截截辯給貌諞巧也諞言謂杞子○吕氏曰穆公既悔洞悟前非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試募本既拙者也今乃以庶幾有之自多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明超乘者也今乃以庶幾不欲自喜截截諞言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厭惡其多方寸既改羣動皆新舉秦之朝旨此可以無事乎曰尊老貴德之心欲保養之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吃閑之而不復萌也險邪讒佞之徒欲絶其本根而不復植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杭隍曰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陳氏曰此章由言用人得失之效　漢孔氏曰以我昧昧思之不明也吕氏曰昧昧之思深潛篤至非浮揚輕略游意於膚革者也

按此句孔說屬上文吕說屬下文要之承上起下默然沈思如前我心之真愛三句云

○漢孔氏曰如有東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蔡氏曰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唐孔氏曰猗者足句之辭大學作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蔡氏曰技才也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張氏曰藥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夫樂正子無彊力智慮多聞識所謂無他技也然其爲人也好善優於天下是亦穆公之意也○漢孔氏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與國蔡氏曰不啻如自其口出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陳氏曰是大學作定謂真實能容非勉彊也蔡氏曰職主也○漢孔氏曰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蔡氏曰冒大學作媢忌也吕氏曰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其心不厭其志不已也蔡氏曰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或問大學引秦誓何也朱子曰好善之利及其子

孫不好善之禍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漢孔氏曰杭陘不安言危圮壞○漢孔氏曰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陳氏曰榮如木之茂盛○夏氏曰邦之安榮亦賴一人之慶如前所稱者

○總說一節意○邵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覇者之事幾於王道聖人所以録於書末○薛氏曰詩美備文而春秋正滅邢之罪書序秦穆而春秋貶秦晉之師觀於詩春秋可知矣

按穆公敗崤之後文二年有彭衙之師三年有濟河之師七年有令狐之師十年有北徵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師胡文定斷以爲負爲忿是也而夫子取其書者蓋紀辭與紀事不同謂公能悔過實未必爾而其言有足爲世明訓觀大學可見亦如平王忘親之讎穆王車轍馬跡皆未得爲今王而其格言不可磨滅夫子定書取之以此或謂文侯之命夫子止存以寓褒而於秦穆又許與太深不無過論也

○總說費誓秦誓意○漢孔氏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沿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録以備王事猶詩録商魯之頌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